

太古足音

燧人氏



燧人氏

鸭先知 著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太古足音

燧人氏

燧人氏
鴨先知 著



出
外次出版社

子
柳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古足音·燧人氏 / 鸭先知著.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5

ISBN 7-119-04219-X

I. 太... II. 鸭...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0914 号

策划顾问 肖晓明

燧人氏

作 者 鸭先知

封面题字 黄苗子

封面设计 郁 风

策 划  智美利达 (www.bjzmld.com)

执行策划 胡 杨 刘 玮 宝 罗

责任编辑 陈秀梅 杨春燕

特约编辑 丹 飞

特约审定 张荣富

装 帧 李彦生

责任印制 林 莉

出版发行 外文出版社 (www.flp.com.cn)

社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68320579 (总编室)
(010) 68329514/68327211 (推广发行部)

电子信箱 info@flp.com.cn sales@flp.com.cn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 外文书店

开 本 16 开 (787 × 1092 毫米)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6.5

书 号 ISBN 7-119-04219-X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以新石器初期河套附近一个母系氏族“燧人氏”的生产与生活为背景，以女酋长燧人坎坷的人生和爱情情仇为主线，叙述了这位远古传奇人物带领族人战胜苦劣的自然条件求生存兴继的故事，入微入细地描绘了燧人寻找人间之火和一步步改革石器的艰苦卓绝过程。钻燧取火及石器的改革提高了部落的生活品质，对后世文明的影响无可估量。



太古足音

- ◆ 《燧人氏》
- ◆ 《庖牺氏》
- ◆ 《有巢氏》
- ◆ 《娲皇羲皇》
- ◆ 《蚩尤黄帝》
- ◆ 《唐尧虞舜》
- ◆ 《治水鲧禹》

策 划：  智美利达
Zhimeli Ltd. www.bjzmltd.com

封面题字：黄苗子

封面设计：郁 风

策划顾问：肖晓明

执行策划：胡 杨

刘 玮 宝 罗

责任编辑：陈秀梅 杨春燕

特约编辑：丹 飞

特约审定：张荣富

装 帧：李彦生

献给先人们

《太古足音》系列丛书

出版前言

神话作为原始时期的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神话虽然不是历史，但却是历史的影子，“是历史上突出的片段的纪录”（翦伯赞《中国史纲》），所以有人说神话是了解人类童年必须掌握的入门钥匙。它不仅具有高度的美学价值，而且对于文学艺术也有深远的影响，神话中积极向上的愿望、强烈奔放的情感、神奇的想象，开辟了后代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源头。

此外，神话又是民族性的反映，各国的神话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了各国民族的特性。中国的神话，自然也就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特性。研究神话，就能了解民族性的根源，这当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虽然神话随着人类童年的消逝而不再产生，但历史已经证明：神话具有不朽的魅力和无穷的生命力。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出版业“鬼才”坎特门农出版社才发起了“重述神话”的全球出版项目，由各国最具实力的作家用小说的方式“重述”本土神话。“重述神话”并非简单地重写神话，而是颇具挑战性地再创造，以神话故事为原型，融合作家的个性风格，重述影响世界文明中积淀了数千年的神话经典。

“重述神话”工程在各国均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热潮。在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下，各国出版社纷纷在筹划一套本国的“重述神话”系列。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极为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其他大部分国家所无可比拟的神话优势。因此，对于全球出版界，神秘而古老的中国神话亦将引起全球性的关注。

所幸，我们欣慰地将我国学者根据考古发现而潜心创作的《太古足音》系列丛书奉献给读者。本套丛书就是一系列以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为素材的历史小说、神话故事图书。该丛书第一批收录七部书，分别为：《燧人氏》、《庖牺氏》、《有巢氏》、《娲皇羲皇》、《蚩尤黄帝》、《唐尧虞舜》和《治水鲧禹》。殷契以前的历史流于传说，神话色彩的传说，女娲“炼石补天”、伏羲“蛇身人首”、神农“生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齿具，三岁而知稼穡般戏之事”，各种传说的三皇都是神。司马迁为黄帝及其嫡孙、曾孙颡顼、帝誉、唐尧、虞舜作



了《五帝本纪》，记述了他们的政绩和善行。司马迁笔下的五帝是人，是正统的人道见志之人。《太古足音》系列丛书则不同于传说与正史中的任何神三皇人五帝版本，其创作原则是以新石器时代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古发现为依据，以传说为素材，通过叙述填补历史的空洞，重构当时的社会生产与生活。作品脱离神话，脱离宿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历史生活中的有血有肉的人，是先民先祖用他们的双手和才智创造的历史。读者细细品来，会在作品的品位价值之外，惊喜地发现它们的学术与知识价值。

总之，该系列丛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填补了人们对远古历史知识的空白和了解的缺失，详细、直观地帮助人们了解远古历史，了解我们的先祖生活和生存的情况。祖先们博大坚忍、自强不息、富于希望、立人立己的精神，实在是值得作为后代子孙的我们很好地去学习，去发扬的。

序

写书的人是郁风和我的老朋友，老到跟我们一样九死一生，苟延残喘。

两年前，这老兄突发奇想，说要写一本关于发明火的小说，灵感来自偶然看见的一份考古报告。他给我们看了十几张纸，是关于河套边儿上一个燧石山采石场的考古发现，里面详细描述了挖出来的各种燧石器具。我听了觉得甚荒唐，还没见过但凭这点儿资讯就写成长篇巨幅的，何况是小说。

更新鲜的是主人公的性别，郁风问他：“历史上各种传说中的燧人氏都是男的，你怎么把人家变成了女的？”他说：“燧人氏是一个部落，燧人应该是这个部落酋长的名儿，钻燧取火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天辟地的惊人科技发明，那个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女性中心社会的酋长怎么可能是男人呢？”

有道理，燧人是当时鼎鼎大名的舵手、领袖兼发明大师，应当不会是个男人。不过我还是担心靠这样立论能写成小说，郁风也说他不务正业。

他却只顾在石头堆里写他的小说，两年以后居然写成了。在燧人手中，那些一万年前的石头活了，被磨成了圆的、钝的、尖的猎器；一块尖尖的燧石钻到木头里去，木头冒出了火。在普罗米休斯给希腊人盗来天火的神话时代，我们的先民已经享受着先进技术的成果，谁看了能不为此骄傲呢？作者笔下的燧人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辉煌的成就，也有人生的遗憾。这个女人又带出来一大堆亲人、族人和外人，演绎出了让人意想不到却又在情理中的情节。故事编得有鼻子有眼儿，根据就是那二十几页的考古发现。小说原来也可以这样写。

一万年前的他跟今天的人一脉相通，在生存需要之外，都有七情六欲，只不过那时的人野，寿命短，三四十岁就垂垂老矣。故事把女酋长燧“大娘”短暂的人生构建在考古发现里，像一部《燧人列传》，司马迁用小说笔法写历史，作者用历史素材写小说，小说是否成功，读者自会鉴定。

清代有一位好读书的毛老爷，他专门反对苏东坡的诗，说苏诗无一好句。他的朋友提出：“‘春江水暖鸭先知’，你能说不是好句？”他反驳说：“鹅也先知，岂只是鸭！”现在想来，这等于说：“喝咖啡也会醉，岂只是酒？”属



于荒诞思维。记得我有一次跟本书作者说起“鸭先知”、“鹅先知”之辩，老兄听罢，一本正经道：“应该是鸭先知，因为鸭子比鹅耐寒，气温在10摄氏度就能下水，而且鸭蹼上的细胞对温度的敏感超过鹅蹼，所以苏东坡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没错儿。”后来书写成了，偏偏就选了这么个笔名儿。这绝不是炫耀他多么有科学知识，更不是以“先知”自居，只是表示他写书是严肃的，不说歪歪道理。

大概是在石头堆里钻久了，鸭老兄跟不上当今潮流了。人都爱往年轻里打扮，他却硬要比他还老的人给这书做包装。我们俩偏也“年少好事”，我写了书名，郁风画了封面，写字的九十二，画画儿的八十九，当今世界，大概找不出比我们更老的化妆师了。人老字更老，六十往下的人，大多认不得，好在郁风设计在封面和书脊上都用铅字标明了：燧人氏 - 鸭先知著。

苗子

2005年长夏记于京东蜗居

目 录

第一回	燧石山威镇大河套	火雷长薙貍小孙儿.....	1
第二回	寒来暑夜闹野趣	乐极貍日里见黄泉.....	9
第三回	啗呀吞吞吐吐阳春语	艰难步履隔寒冬河.....	19
第四回	火大娘无意弄冬猎	黑妮子有心新春情.....	27
第五回	石头山孕育石头女	火种凋谢出火种花.....	36
第六回	蒲绒火烧出少女恋	泪水冰冻逗娘娘情.....	46
第七回	愁舅舅直心说败火	真娘娘曲意学藤皮.....	56
第八回	逗晴阳采料土坡谷	遇风暴避灾燧石山.....	66
第九回	血气刚潜水坚冰下	心力粹募身飞雪中.....	75
第十回	开山女道出锤子斧	挖窖人便上鞭头鞭.....	84
第十一回	燧钻木取来人世火	绳连珠猎获暮中王.....	93
第十二回	有情人造鬼忘年恋	无义鬼害人致命伤.....	103
第十三回	尚能活择死灰灰舅	势炎死求生鬼小瓜.....	113
第十四回	得鹤骨大娘截短嘴	觅松香混小补长笛.....	123

- 第十五回 皮皮氏逞凶不處后 熾山人出宅散絕根.....133
- 第十六回 乞迷心革氏闖絕路 精幽穿哩巴抓變机.....143
- 第十七回 有情男愛慕苦思戀 无心女怜惜踏熱心.....152
- 第十八回 牽情人十載悶心灰 盤山路三年上頂巔.....162
- 第十九回 求天爷濫雨灑石洞 念老粗精石樹火碑.....171
- 第二十回 痛知痛情深老伴侶 疑現疑緣淺誰家人.....181
- 第二十一回 苦刺刺夜出遭隨害 黑猪娃逃命被虫杀.....191
- 第二十二回 處后事大娘迭續佐 怜今人混小便絕招.....199
- 第二十三回 惹紅火好心圖旺盛 妒娘無惡語咒凶亡.....208
- 第二十四回 好姐妹惡心暖冷洞 喜娘娘眨眼护情人.....218
- 第二十五回 合家欢喜乐感天地 孤魂去哀吟灰鬼神.....227
- 第二十六回 噩梦纏苦尽魂得散 酷刑煉甘來人又生.....236
- 第二十七回 說來路奇功惊祖輩 指前程大业励儿孙.....245

第一回 燧石山威镇大河套 火酋长慈悲小孙儿

一万年前的夜，一笼统的黑吞没了大地万物，惟有涛声闪烁，大河不息。

涛声甩到岸上一片火星儿，小小的火星儿渐渐被无边的黑暗吞没了。后半夜了，最后剩下一颗小小的火星儿，像天边儿的一颗不起眼的星星，只能不错眼珠儿盯着，才能收到那一点点微弱的亮儿。

浓浓的夜慢慢儿化了，小火星儿依旧顽强地着着，不爆不蹿，也不熄灭，就那么一点儿。

光明憋足了劲儿，终于把夜逼退了，大地露出脸儿来，露水洗过的脸，倍儿精神；万物醒了，虫虫鸟鸟各说着各的话。火星儿依然没灭。

白浪翻滚呼啸，无边无垠，嘤嘤，好大一片水！浪冲到岸边石头上，溅起白色的石头花花，白花花落下来，砸成一片白沫沫，又一阵浪冲过来，溅起白花，砸成沫沫儿……浪拍打了不知多少万年，石头却没显出少一点儿。

石头太硬了，也太大了，岸边儿浪头拍到的只是一点儿边儿。灰色的岩石绵亘出一脉大山，灰蒙蒙也是无边无际，高插入云，那阵势比大河可气派多了，硬是压得浪退了回去，挤得河拐了弯儿，立逼着西来的大河弯腰拱脊，垂头丧气奔了南。石头山镇着河套外沿儿一大片滩地，大河再也不敢胡来，只能瞧着山的眼色，顺着山指的道儿乖乖儿往下流。

石头山根儿全是石头洞，一个儿挨着一个儿，足有四五百个。石头洞不是水冲出来的，是一代一代的人凿出来的。石头太硬了，凿下去一片火星子，石头杆子一会儿就烫得不能使了，攥着能烧出燎泡来。人们把这硬石头叫“燧石”，山因石得名儿，叫成了“燧石山”。

燧石山根儿的石头洞里住着一个部落，族因山得名儿，叫“燧山氏”。燧山氏靠开石头凿石器打猎为生，开出来的石头随形儿磨成大大小小的圆球和石刀，给猎人们使。

燧山氏的酋长是族里年纪最大的女人，这是祖宗传下来的老例儿。作为头人，她的活儿是平分猎物 and 看守火种儿，不让火灭了，所以人称“火大娘”。“大娘”不是今天咱们说的“大妈”或者“伯母”，那时候的人管天上的神神叫“娘娘”。神神都是女的，地上神圣的也是女人，生儿育女的女人叫“娘”，最尊贵的女人才能叫“大娘”。一族里只有一个大娘，大娘是母系氏族的人对他们酋长的尊称。火大娘就

是燧山氏的酋长。

分猎获的活儿其实不值多大工夫儿，火大娘只管分整个儿的兽，在皮绳上结疙瘩记下数儿来。拖回来多少只兽，这十个洞一只，那十个洞一只，一会儿就分完了。人们也不兴争竞，火大娘咋分咋是。分了整兽的人回去再卸了、剔了、切了细分，皮子归谁，是他们自个儿的事。

火大娘最重要的任务是看守火种儿、接续火种儿，不让火种儿灭了。这活儿瞧着轻省，可是费心耗神，火不能灭，人不能离，火大娘得时时刻刻经着心。那彻夜不灭的火星儿就是火大娘洞里的火种儿。各个洞里用火都上火大娘洞里来取，谁也不用担心灭了。

老的火大娘死了，下一个年纪最大的女人就是燧山氏新的火大娘，人走了，火种儿不能断了。其实，住着人的石头洞里都有火，也有没挖透的洞，住不了人。洞里的火热天照明儿，冷天取暖，啥时候灭了就灭了，有时候是不用了吹灭了，有时候是着到时候了没人儿管，自个儿灭了。火大娘的火种儿可啥时候都不能灭，这是个很重大的责任。白天看不出火种儿的威力来，黑间那点儿火星儿彻夜不熄，任凭风吹雨打，任凭水拍浪击，比天上的星星还尽职。

火大娘虽然是终身的，可是哪一位也当不了多少年。因为她接手的时候就已经是族里最老的女人了，没几年就撒手走了。火大娘的职务轮得挺快。差不多每个住人的洞里壁上都有插火种的槽儿，赶巧了，一个洞里的后人，一辈儿挨一辈儿，好几辈儿都能轮上当一回火大娘，不知道的，还以为火大娘是这一支儿世袭的。咱们说的故事就发生在一个连着出了几个火大娘的洞里。

这一年春上，老火大娘去世了，新的火大娘接过火种儿来。这人年纪不算太大，皆为去年热天这地界儿闹了一场瘟病，死了不少人，她前头一下子缺了半辈子人，这会儿女人里头就数她岁数儿大了。

新火大娘是个实诚人，实诚得都有点儿死心眼了，人们都放心让她当火大娘。为了保住火种儿，新火大娘在自个儿洞里壁上凿了一个又深又大的洞，插又粗又长的木头当火种儿。她怕万一火灭了接不上，就预备了半洞又粗又长的木头，又劈了一大堆细木头片儿，准备救火用。这还不放心，怕万一睡觉误了续火种儿，她一有工夫儿就在石头墙上凿洞，四面儿墙上插了五根儿火种儿，洞口上一边儿一根儿，照得洞里明晃晃的，大热天，把洞里烤得热气炙人。火大娘刚接手的时候，一宿一宿不敢合眼，生怕哪阵风儿把火种儿吹灭了。当了半年多火大娘了，她还老是担惊受怕，一宿醒过来好几回。

火大娘有个妮子，才长成人，白天跟着女人们凿石头，晚上天一黑就往外跑。妮子跟打猎的黑大个儿好上了，哪一天黑间不见都不行。

黑大个儿比妮子晚来世上半年，没见上他娘一面儿，也不知道谁是他舅。那时候的人管比他长一辈儿的男人都叫舅，“舅”前头加上一个“我”，就是生养他的男

人了。黑大个儿从小没舅没娘，把他养大的姥娘也死了好几年了。黑大个儿跟火大娘的妮子一块儿长大，俩孩子好得一人儿似的。多少小子盯着妮子看，围着妮子转，都没能把她抢了去，眼睁睁瞅着妮子肚子大了。

一个冻死寒鸦儿的后晌，风雪交加，妮子在打石头的洞里养活了。俩一块儿干活儿的女人把她送回来，一个裹着血淋糊啦的孩子，一个背她一截儿，扶她走一截儿。

一进火大娘的洞，热气迎了过来，四面儿墙上插着火把，地当中烧着一个火堆，又暖又亮堂，跟外头成了俩世界。抱孩子的女人喊：“火大娘，你家洞里添了个人人儿，呵呵。”火大娘慌忙迎过来，接过孩子，说：“我算着不是今几个就是明几个，早起叫她别出去了，她说啥也不干。瞧，给你们添麻烦啦。”妮子脸上没一点儿血色儿，进来“咕咚”坐地下，身子一歪，跟一捆草似的倒了。火大娘顾不得瞧孩子，赶紧忙活孩子娘。妮子浑身冻透了，说话有气无力：“娘，没事儿，歇会儿就过来了。”

火大娘这才放心了，打开包着的黄羊皮，一股凉气直往指头尖儿里钻。她一瞧，那孩子浑身青紫，脑袋上的血粘着稀稀的头发绺儿，定了硬疙巴儿，黑青的小嘴唇儿闭得没道缝儿。火大娘脸一下子拉了下来，说：“嗨，闹了半天是个死孩子！”妮子“啊”了一声儿，没气儿了。火大娘丢下孩子去摆治妮子，掐巴了半天，人还没过来。火大娘急得没了神儿，只觉得天呼啦啦塌了。

“哈哈、哈哈、哈哈……”婴儿清脆的啼哭把火大娘叫了回来。“噫噫……”妮子也睁开了眼。

抱孩子回来的女人手上托着一个干干净净的婴孩儿，递给火大娘，说：“大娘，是个带把儿的。养下来时，我给孩子拉的脐带，刚出来小嗓儿哭得挺响。这一道儿天儿忒冷了，冻回去了。这不，温乎水泡泡洗洗，就又过来了。”

火大娘接过孩子来，嘿，这么会儿工夫就有了人样儿了，嘎嘎，挺精神个小子，双皮儿大眼睛，在娘肚子里憋的时候长了，黑头发都长出一大截子了，就是肉皮儿黑了点儿。火大娘呵呵乐着说：“我们家来了个黑不溜秋的傻小子！”抱着孩子来的女人说：“一瞅这脸儿，就知道他舅是谁了，嘻嘻！”黑小子“哈哈、哈哈”哭了起来，嗓门儿倍儿亮。搀着妮子回来的女人说：“黑小子听见咱说他啦，冲着大人使厉害呢！”妮子躺在地下垫了草的狼皮上，嘴角儿朝上牵了牵，她太累了，乏到了骨头里，连笑的劲儿都没了。

俩女人要走了，火大娘从墙上拔下两根火把来，说：“我这儿啥也没有，带上这个吧！”一个女人说：“天寒地冻道儿黑，这个比啥都好。”又一个说：“就是，照亮了道儿，身上也暖和了。呵呵，离了啥也离不了这个呀。”火大娘往外送了一截子，孩子又“哈哈、哈哈”哭上了，女人说：“大娘快回吧！”“快回吧，大人孩子这会子全离不了您呢。”

孩子暖和过来了，“哈啊、哈啊”一声儿接一声儿地哭。火大娘说：“孩子要奶吃哩，妮子你把奶头儿挤挤，把脏奶挤出来，叫孩子吃新鲜的。”妮子坐起来，挤出几滴黄色的奶来，鲜白的奶喷了出来。一股香甜钻进鼻子，黑小子本能地叼住了属于他的奶头儿，“吧嗒吧嗒”吃起来。他娘说：“这小子咋跟饿了半辈子似的？咬人哩！”妮子人还没缓过来，嗓音儿像蜘蛛丝儿似的飘忽。火大娘说：“他这不头一回吗？吃几回惯了就不咬了。你要是吃不住劲儿，就躺着喂他。”说着扶着她躺下了。孩子怕吃不成了，一急，使劲儿咬住，奶头儿出了血。火大娘说：“这小子咋这么狠呢？你就不能心疼心疼你娘？”

孩子吃饱了，直打嗝儿。火大娘抱起他来，轻轻拍了几下儿脊梁，小嘴里溢出一口奶来。妮子接过孩子来，说：“娘，给我倒口水喝！咱洞里烧得忒热了，嘴干得冒烟儿。”地上的石头槽儿里蒸着的半槽儿水，刚才给孩子洗了，成了血汤子。火大娘拿起盛水的黄羊皮袋子，控了半天，控出半瓢水来，递到妮子嘴边儿上。妮子嘴唇儿起了皮儿，端起瓢来，咕嘟咕嘟喝干了。

天黑了，黑大个儿来了，胸前的兽皮挂着冰渣儿，旋进来一股冷风。大个儿提溜着俩羊皮袋子，里头盛着水，上头结了一层薄冰。火大娘接过水袋子，招呼他：“快来瞧瞧你儿子！长得跟你才像哩。”妮子嗔怪他：“你咋才来呀？”黑大个儿说：“我一听说就跑去河边凿冰打水去了。”妮子说：“我今儿为你差点儿把条命给搭上了，你倒好，心上光有水，合着没我这么个人！”黑大个儿说：“哪儿能呢？我这不是来了吗？”妮子还在叨叨：“你就不能先过来瞧瞧，再去打水？光记着打水，打水，咋就不想想我是活着还是死了？你当养活孩子跟拉腚屎一样儿啊？”黑大个儿嘴闷，不知道说啥了。

火大娘听不下去了，说：“正愁没水了呢，水就来了。再待会儿，天黑得瞅不见了，道儿又滑，摔折了骨头，一冬天都长不起来。我说妮子，你别不知足了，哪个女人养活孩子不受罪啊？有这会儿找寻的，当初干嘛来着？”俩人被说得脸儿都红到了脖子根儿，妮子狠狠剜了大个儿一眼，没再说话儿。大个儿说：“明儿我早点儿过来。”火大娘说：“这些日子全仗凭你了。”大个儿知道，这个洞里真需要他。大娘咋说也有把年纪了，这天儿根本走不出去，妮子动不了，儿子那么点儿，可不全仗凭自个儿吗？

黑大个儿抱着孩子，瞧着小脸儿还真像自个儿，叫起来：“我的娘啊，我小时候就长这样儿啊？”妮子喝了水有劲儿了，说：“咋？这样儿还差？”黑大个儿说：“不是，我是觉摸着小子长得像我，才这么说的。”火大娘说：“你们俩长得是挺像，我还记得，你那时候也这么黑不溜秋的，胎毛儿老长。”大个儿把孩子举起来，说：“黑小儿，快长吧！也长舅这么高！”小子“啊哈、啊哈”哭起来，大个儿说：“嘿，儿子这是跟我说话儿哩！黑小儿，来，咱儿，亲一个！”咱儿了一嘴鼻涕、眼泪、哈喇子，又咸又黏，“咕咚”咽了。火大娘瞅着直笑，说：“没见过这么亲孩子